

21世纪



大学生创新文论

2005卷

李家军 杨中刚 主编

21 SHIJI DAXUESHENG

CHUANGXIN

WENLUN

(下)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1 世纪大学生创新文论

李家军 杨中刚 主编

(下册)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大学生创新文论/李家军 杨中刚主编.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9

ISBN 7-5352-2459-8

I. 2... II. 李... III. ①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②自然科学—中国—文集 IV.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5062 号

21 世纪大学生创新文论(下册)

© 李家军 杨中刚 主编

策 划:李慎谦 高诚毅
责任编辑:李海宁

封面设计:喻 杨

出版发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话:87679468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12-13 层 邮编:430070

印 刷:湖北民族学院印刷厂

邮编:445000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13.5 印张

245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52-2459-8/Z·174

定价:52.00 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找承印厂更换

内容提要

本书所选文章为当代大学生在 2005 年实践创新、学术科研中的优秀论文和调查报告,涉及文、理、工、农、医等方面。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域、不同的方法论来看待现实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所学的理论知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既表达了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又凸显了他们的思考力、研究力和创新力;既表现了当代大学生学术创新、实践创新的勇气,又彰显了新的条件下当代大学生的成才意识、成才动机和成才意愿。它是高校文化的重要动力源,必将培养大学生奋发进取、竞争有为的精神,促进大学生学术和实践创新,构成当代大学生特有的人文景观。

编辑委员会

顾问 胡茂成 冉先福 谭志松

主 编 李家军 杨中刚

副主编 洪 雁 邓明会 张升晖

编辑委员会主任 李家军

副主任 申 莉 刘支皇 苏 秦

委 员 陈 贇 李建华 谢 晖 张 涛 张 静 汤 瑞

蔡金峰 冷娇娟 郭金洲 杜翠云 黄意平 汪 雷

崔婷婷 徐亚男 周 伟 冯 燕 廖甲波 马冬宁

陈伊文 李华蓉 徐 苗

责任编辑 李海宁

序

手捧《21 世纪大学生创新文论》(2005 年卷)书稿,甚是感动。应校团委之托为《21 世纪大学生创新文论》(2005 年卷)写序,我欣然答应。并非因为我是学校领导或者专家教授等原因,而是被这些在多元文化、多元消费、多元时代中的学生科研者所感动、所激励,被他们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勇于实践、敢于创新、迎接挑战的精神所感动、所激励!

大学科研以其特有优势和深厚的资源沃土,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曾经一个时期,大学的“教”与“学”明显带有趋向功利主义的色彩,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严重束缚,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不高,心量不广,涵量不深,人生态度也无所归依,理想不敢坚持,君子之风渐行渐远。这使得大学之“大”,逐渐变“小”。著名教育界蔡元培先生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李大钊先生曾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依得做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依得大学高呼万万岁。”由此可见,学术和科研是大学之大的深层内涵。

《21 世纪大学生创新文论》(2005 年卷)分上、下两册,上册《知行无际》为当代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集。社会实践创新活动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是充分发挥大学生人才智力优势,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其对于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熏陶大学生思想情感,提高思想进德境界,增长知识才干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次收录的 43 篇社会调查报告,是从 2005 年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中遴选出来的优秀文章,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一定的学术性、针对性和辐射性。其文笔流畅,语言优美,是一批有意义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下册《百舸争流》为当代大学生学术论文大赛优秀科研学术论文,遴选的 22 篇论文,涵盖了文、理、工、农、医等方面的内容,立意新颖,途

材贴切,论证有力。其学术价值、理论水准都具有了一定的层次。

《21 世纪大学生创新文论》(2005 年卷)中收录的调查报告和学术科研论文,也并非完美无暇,或许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然而我们无需对其过多的苛求,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学生。但寄望他们在今后的学术、科研道路上,成就人格,兢兢业业,扎实厚重,培养出自己的品格和科研精神,而后在学术、科研的崎岖路上勤于探索,敢于攀登,励志于智慧的提升,培育能力、探求真理、创道发明,建立起学海的大同世界,促进真正的文明与进步。寄望他们在科研和学术的道路上,充分利用大学在学术科研方面的优势躬身实践,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增知识,作贡献,求真理”,正如宋代诗人曾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高校团委的活动给培养创新人才提供了重要平台,蕴含着无穷的源创力,极强的内聚力、渗透力、活力和再生力。我们真心地希望高校团委、学生会秉承“兼容、开放、服务、创新”的理念,加大力度,打进更广阔的服务学生科研、学生学术研究、探究的平台和渠道,寻求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尽可能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尽快启动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在学校的支持下,以德为先,完善人格为重,把读书、思考、实验和写作结合起来,把知识、技巧、能力和方法结合起来,培养韧性,挖掘创新潜力,为造就具有新时代精粹、素质和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积极贡献。

谭志松

2006 年 4 月于桂花园

目 录

序	谭志松 (I)
第一章 社会科学类	(1)
消费文化境遇中的美丽童话	
——郭敬明长篇小说《幻城》解读	郑丽娜 (1)
返乡:走向诗意的栖居	刘支皇 (10)
灰色空间里的挣扎	
——亦舒小说女性群像	熊 瑾 (19)
谈《西游记》中的顿悟与渐修	杨 剑 (31)
文学与经济在依赖中前行	
——梁凤仪小说的另一视角	袁春艳 (44)
高校英语专业口语教学策略浅淡	周林静 (55)
天光云影共徘徊	
——由田黎明的智性光影所想	邓小方 (59)
节奏——音乐的脉搏	
——通过贝多芬钢琴奏鸣曲 OP. 31 NO. 1 第一乐章	
小议节奏	张 蕊 (67)
关于我国国家自主性的思考	王开发 (74)
对当前我国普通高等院校专业设置情况的思考	
——由本科毕业生“回炉”现象所想	陈 明 杨 林 (80)
对恩施市中小学体育教学伤害事故发生原因的调查	
及预防的思考	刘争进 (85)
论戴季陶的平民教育思想	李 想 (92)
第二章 自然科学类	(97)
公务员招聘	刘晓燕 (97)
一类矩阵方程有惟一解的判定及扰动分析	
与数值实验	易化琼 (106)

电子与中性原子散射若干问题的研究	丁林杰(115)
忆水家园居住小区规划设计说明	聂 柳(129)
云南松毛虫生物学特性初步研究	郭 玲(145)
数字校园地理信息系统开发	
——组件式 GIS 系统编程	何 扬(164)
$N-[5-(1-2'-\text{氯苯氧乙基})-1,3,4-\text{噻二唑}-2-\text{基}]-N'-$	
苯基脲的合成及表征	龚贤胜(185)
第三章 医学类	(192)
大黄协助下阶段性营养支持在治疗重症急性	
胰腺炎中的作用	刘英杰(192)
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切除术并发症的预防措施	
及效果观察	陈双龙(198)
202 例剖宫产原因分析	杨春红 李 芳(203)
后 记	李家军(207)

第一章 社会科学类

消费文化境遇中的美丽童话 ——郭敬明长篇小说《幻城》解读

郑丽娜

(湖北民族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要:长篇小说《幻城》是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少年作家郭敬明的成名作。本文试图以之为例,从文本的意蕴、形象、话语三个层面逐层解读作品的独特性及其中体现出的一些独特的审美症候。《幻城》对命运和自由的深刻追问、对古典美和悲剧美的自觉追求均可视为对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种背离和反驳,也是对消费文化下文学的一种对抗。然而对于古龙小说及日本漫画的仿效以至产生机械复制和拼贴代替艺术创造的后果,过度自我表现甚至流于自恋等种种问题又是消费文化给《幻城》烙下的致命伤,也是出生于80年代的少年(又称“80后”群体)难以回避的文化创口。这一事实使《幻城》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悖论当中:试图对消费文化下的文学进行反叛却因自身也深深植根于消费文化的土壤中而有着不可超越的先天缺陷,使得这一次向着古典美和终极人文关怀的回归止步于一个夭折的美丽童话。

关键词:“80后”写作;终极人文关怀;古典美;悲剧美;拼贴与复制;自恋情结;消费文化

近两年,继“大陆新生代作家群”之后,一个被称为“80后作家”的写作群体正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一80年代后出生的青少年作家群体,虽然在写作上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面貌,但由于“80后”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他们身上消费文化的印痕格外明显,这一印痕成为他们写作中不可回避的共同症候。^[1]其中,较早成名、成绩较显著的郭敬明是一个典型代表。《幻城》是生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少年作家郭敬明的成名作品。这部作品在网上连载并出版成书后赢得了堪称奇迹的销量和毁誉参半的评论。2003年北京开卷图书市场“文学图书销量总排行”中,郭敬明的《幻城》名列第一。^[2]无论是从传媒运作还是从文本本身来看,

作者:湖北民族学院01级学生,现就职于郑州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该作品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尤其是从文本的角度来看,80年代出生的作者郭敬明切入文学的姿态格外值得重视:重拾终极人文关怀与向古典美的回归——这一姿态可视为对消费文化时代下当代文学先锋和大众两种走向的叛离与对抗。

1 重拾终极人文关怀

《幻城》是一个终篇都在探索命运的故事。这个建立在纯粹想象之上的故事具有鲜明的象征性色彩。俯瞰整个作品,不难发现整个“幻城”世界由四个圈子组成:第一个是主人公兄弟二人流亡时期所在的人间世界,它是一个淡淡的背景;第二个是由刃雪城和冰海那边的火族、以及冰海之下的深海族的人鱼组成,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称之为“神族世界”;第三个圈子是在不断探索命运的过程中被发现的由雪雾森林、四大护法领地组成的真正的“幻雪帝国”,它是卡索等人成长的世界;第四个圈子是凌驾于这两个世界之上的深不可测的“神上之神”——渊祭居住的世界(我们姑且称之为“神上世界”)^[3]。在这四个环环相套世界中,作者体现出一定程度上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和追问:

第一个世界象征着人最自由最本真的状态,作者在这里展示了生命的最佳状态:流亡——意味着神的身份被剥离,也即意味着摆脱既定身份桎梏之后的自由;相依为命——意味着在一个强烈缺乏认同感的陌生世界里,以彼此的孤独为共同根基的深沉的爱。这个世界里近乎完美的记忆成为兄弟二人回归神的世界后最深刻的向往乃至二人生存的终极目的。它象征着作为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最纯粹的自由状态,象征着生命本质力量的完美表达。第二个世界象征着伦理的禁锢和悖论。与第一个世界相对照,神族世界体现出强烈的异化色彩,它描述了生命被禁锢的最惨痛的形式与状态,“刃雪城”更是“秩序”的象征。这里隐喻了人和秩序之间“围城”式的冲突与悖论。——只要刃雪城存在,卡索就必须放弃自由快乐去做一个“天下最寂寞的王”;而当刃雪城真正被毁灭了,秩序的围城不存在了,卡索也无力承受这代价沉重的自由,因而自尽于樱空释怀中。这个情节本身具有希腊悲剧般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拷问着以卡索为代表的对于现存秩序持认同态度的所有人们:自由——这一人的本质力量所在——在一个唯秩序马首是瞻的世界里如何得到实现?第三个世界里,卡索一行人踏上了寻求隐莲、也是寻求命运谜底的道路,路途上所经历的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吉卜赛花瓶”式的宿命的矛盾:预言(得知命运)——试图改变命运——预言实现(主人公被命运毁灭)。其间促动命运之轮向悲剧结局前进的力量,恰恰正是主人公因试图改变命运而做出的努力。第四个世界出现在卡索探索命运的尽头,它的存在宣告了前面三个世界的虚无性:它们只是渊祭的游戏,无论是刃雪城还是幻雪帝国,都只是她的玩具城堡,所有的人都只是她一手制造的玩偶……在这里,

作者不仅质问了命运的合理性,更引出了关于世界存在的本真性的形而上的思考:世界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四个世界以及它们所各自代表的命题集中于两个核心:自由与命运。作者在这里鲜明地提出了问题(虽然解释得缺乏完美),他想表达一种深深的思考,一种关乎人存在于世界上的终极意义的思考。

在当下消费文化笼罩文坛的阴影下,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接受活动,都“正好体现着消费主义社会的文化商业的编码规则:在消费主义时代,人们对于文学艺术品的接受,不再以古典主义时代的‘训导’原则和启蒙主义化育的‘启示’性顿悟,或者,现代主义精神的‘感悟’性自觉。恰恰相反,接受(阅读与欣赏)即‘消费’,在消费性接受过程中,大凡思想性启迪,知识性索取,统统自觉让位于消费性欣赏。”^[4]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在后现代境遇中:“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5]消费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垄断导致现代人性诉求的缺失,终极人文关怀的退场,其结果必然如同齐格蒙·鲍曼曾指出的那样:“一种温吞水式的、软弱无力的平庸文化正在缓慢地产生,这种文化像是一摊正在蔓延的淤泥,吞没着一切,威胁着所有的东西。”——难得的是,从《幻城》四个世界之间鲜明而又充满象征意味的矛盾和悖论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对于世界的探索和反思,这种虽然稚嫩却充满了旺盛生命力的思辨精神在黯淡的文坛中显得那么解亮和光彩照人——它体现了反抗消费文化下文学创作平面化、反深度的自觉努力,以终极人文关怀的重新登场填补了现代人性诉求缺失的空白。这一努力出自“80后”少年作家,更让人感到希望在前。诚如於可训在《时尚:文学的双刃剑》一文中总结的那样:“在最近10年来发生的上述大众生活和大众文化的时尚倾向,同时也激起了一种文化和文学的反弹。这种反弹的力量也构成了一种以反对上述大众生活和大众文化时尚为旗帜的一种深度的文化时尚和文学时尚,如批评中的人文精神讨论与提倡,创作中的对人文精神与人文理想的追求与张扬。正是因为有这种高张人文旗帜的本性,才能在这个物化(商品化)的时代固守一片文学的精神家园,继续中国文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审美现代性的历史追寻。”^[6]

2 回归古典美:崇高·悲剧·古典意象

在韩寒崛起又沉寂之后,80后作家似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郭敬明的出现使人们眼前一亮,这里面很大的因素在于他与韩寒完全不同的风格,在80后作家中,他代表着与叛逆张扬走向不同的另外一极——《幻城》呈现出解明的向古典美回归的倾向——这在文本的形象层和话语层上,均有着解明的体现。

《幻城》致力于追索崇高感和悲剧感。在《幻城》四个世界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带着浓郁的崇高和悲剧感。卡索和樱空释对于命运的追逐抗争,充满了希腊

英雄式的悲剧意识:像俄狄浦斯一样,他们不屈的性格决定了他们对命运的反抗,然而这种反抗恰恰是导致他们毁灭的根本原因,于是,越是挣扎,命运的网收得越紧,最终丧命于自己亲手织就的结局中。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中,《幻城》采取了古典史诗般的表现方式,浓重的英雄主义色彩、诗化的战争场面随处可见:“潮涯和蝶澈同时坐下来,她们的琴弦幻化在空中,潮涯的白色琴弦,蝶澈的绿色琴弦,无数的蝴蝶从琴弦上纷涌而出然后如同闪电一样急促地冲向下面的火族精灵。然后我看到那些火族的红色精灵不断被蝴蝶笼罩然后被蝴蝶穿越进身体里,最后那些蝴蝶从他们的身体中穿刺出来,我看到像们红色的身体支离破碎。整个天空上都飘荡着潮涯和蝶澈的乐律精魂,我看到苍穹上的流云飞速地变动。”^[7]在这里,两位女神的战斗场景被充分地诗化了,英雄主义的氛围被推向一个高潮。就连血腥的死亡,在作者灵性的笔下也变得充满了诗意的悲剧感,充满了美。

与之相应的是庞大的充满古典色彩的意象群。为了适应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作者创造了形形色色的人和物,创造了一个具有相当程度完整性和自足性的“幻城”世界。小到施用魔法的道具,大到社会运作的规则,下至深海中被海藻包裹着诞生的小人鱼,上至终年大雪、云朵上住满亡灵的天空,那些占星杖、水晶球,苍龙白虎、长发长袍……古今中外的神话意象经过作者的改造变得更美更绚丽了,而冰天雪地的城市、白色瞳孔的神族、满天飘飞的樱花、凄厉长鸣的霰雪鸟……更是作者创造的完美意象。作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诗意的世界,种种风物被作者赋予无限的和谐之美,就连惨烈的战争也不见血腥气味,有的只是油画般浓重的色彩和质感,那些优美典雅、充满高贵气息的意象展示给读者的是一种华丽的诗意氛围,是作者苦心经营、刻意制造的一种效果——这个神话的世界处处力求背离庸常人生、规避庸常体验:它必须是高贵、神秘、古典、美丽的,必须是色彩纯净、两极分明的,必须是和谐而非破碎的,必须是让人仰视并且肃然起敬的——总之,它是现实世界反向的范本。在这里,作者极力向古典的美感靠拢,极力背弃现实世界的灰色感受,在这个可以让思绪自由飞翔的世界里,作者用种种充满古典美感的意象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和对抗。

在话语层面上,作者为崇高与悲剧的古典美寻求到了相应的表达形式:纯净面高贵的充满诗意氛围的叙事语言。曹文轩教授评价这种语言为“一种高贵、郑重的腔调,绝无半点油腔滑调”。^[8]他说:“作者年龄虽小,但叙述口气却颇为宏大,也算得上是一种大叙事了。……小小年纪,居然用了莎士比亚式的大腔圣调,并且还显出一副举重若轻的派头。……他将调动他的语词大军当成了写作的最大的快意。像更多的时候是喜欢语词大军的满山遍野,看到洪流般的气势。”^[9]“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在与史诗般叙事内容相适应的要求下,在审美趣味回归古典美和探寻终极人文关怀的目的下,这样的语言,无疑是《幻城》最好

的选择。而这种语言本身恰恰是对时下文坛弥漫的陌生化、俚俗化等倾向的背离。

作者在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审美症候,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青少年所独有的对于古典美的追求——它是建立在他们对于当代文坛乃至文化失望的理解之上的:在90年代文坛为新写实和先锋小说所笼罩的形势下,灰色、琐碎的色调充斥着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崇高在无所不在的调侃笔调中沦为滑稽,悲剧在喋喋不休的自我观照中打折成为烦恼。古典美则被丑和荒诞送上了文学的祭坛。——这是一个缺乏美感的时代,80年代出生的一代少年们生长在一个时尚文化日渐崛起、古典美大面积萎缩的时代,80年代到90年代文化的剧变使得这一代人的成长背景显得前所未有的复杂:他们赶上了社会痛苦剧烈蜕变的时期,他们在两种冰与火一样的文化中沉浮,并日渐形成自己的审美观念。《幻城》的风行或多或少映照出了这一代人(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在随波逐流之外未曾泯灭的古典情结。他们是如此地向往那种纯净、极致的情感体验,尽管这种向往是建立在虚幻的想象之上的,但是他们仍然倾情于此,因为,他们的时代已经不再有这样的美感生成。

3 自恋的狂欢: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

任何一种新的尝试都避免不了产生双边或多边效应。《幻城》在试图重归终极人文关怀以期对抗消费文化下的文学现状的同时,又显出它的功能悖论(或者说审美负效应),即自我意识的过度膨胀。

扩张的自我意识在文本中的表现绝大部分是潜意识的,却也是不可回避的。它们散见于文本的各个角落里,表现在主题观念上,是“红莲”所象征的“绝望、破碎、不惜一切的爱”,这里的自我意识非常明显:为了樱空释对卡索的“红莲之爱”,可以牺牲无数生灵的性命,可以发动类似烦城的战争——这里,作者的倾向十分模糊,本意是讨论自由的限度与情感的深度,而此时作者立场的缺席(甚至还可以看出对樱空释种种行为的美化乃至赞许)大大削弱了主题的深刻程度与批判性。同时也十分值得人回味:自私的“爱”似乎正是卡索与樱空释自我意识无限膨胀的表现。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美国某一时期一代人身上体现的“斯佳丽情结”的翻版。^[10]在对友情、爱情的描绘中,自我意识也在值然膨胀,我们看到了皇桥、片风、辽濊等人对于卡索的不可思议的“愚忠”,看到了剪瞳、岚裳共事一夫的震惊画面(包括作者对此的默许甚至是赞美!),看到了在高贵的叙事语言下暗藏的“王者情结”,以及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用意:体验贵族人生的幻想,这种幻想背后深深隐藏的是强烈的自恋情绪,以及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这种膨胀的自我意识是消费文化独有的烙印。作为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被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定义为“符号商品”,它的消费功能基本建

立在“欲望”和“狂欢”这两种生命元素或生命仪式的基础上。^[11]“在消费文化影响中,在独特而直接产生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中,情感快乐与梦想欲望总是大受欢迎。”^[12]因此,欲望狂欢,成为消费社会文艺的总体风格特征。在《幻城》庄重高贵的语气下,我们遗憾地看到消费文化对于少年的世界侵蚀之深——那些或隐或显的“‘我’大于一切”、“整个世界为‘我’而生又为‘我’而亡”的念头,那些在幻想世界中征服一切、占有一切、甚至毁灭一切的欲望及其实现后的狂欢式的快感——它们显示出价值混乱错位、消蚀文明底线的危机倾向。

《幻城》的“大幻想”也因潜藏的狂欢倾向而使其意义和深度都大打折扣。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路文彬指出:“80后”写作在整体上还缺乏历史感,不具备现实生活的厚度;他们更多的是在依靠想象力写作,但这种想象力由于脱离了现实,往往陷于犹如精神患者的臆想式呓语,而且缺乏节制。^[13]而学者周国平对此的看法更为尖锐一些,他指出“从朦胧恋、闪电恋、单恋、失恋到多角恋、畸恋,由于其描写的苍白和不真实,读者不难发现,这一切恋归根到底只是自恋而已。”^[14]作为“80后写作”的代表作之一,《幻城》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症候——樱空释和卡素之间的感情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圣传》中阿修罗对于夜叉的依恋和爱慕,樱空释中性化的外形及性格、对卡素病态的迷恋和依赖、为卡素甘愿奉献一切甚至毁灭一切的畸形的“红莲之爱”——种种暧昧不明的情节综合起来,始终难以回避其中同性恋的成分。而最终作者借渊祭之口(或许是无意识的)揭示了一个秘密:樱空释这个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他只是几片羽毛加上樱花瓣做成的一个幻影。——如同镜中水仙般映照出卡素面貌和心灵的樱空释的确只是一面镜子,当这个幻影消失之后,我们看到了真相:卡素的被爱是一场幻象,这个“千百年来最寂寞的王”,最爱的,其实是他自己。

正如费瑟斯通所说:“消费文化值用的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它们所体现的是梦想、欲望与离奇幻想。它暗示的则是: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非他人感到满足时,表现的无不是那种浪漫的纯真感情的实现。当代消费文化似乎就是要确定无疑地接受并得体地表现这样的行为,以扩大这样的语境与情境范围。”^[15]在《幻城》中,我们看到了消费文化传递给“80后”这一群体的信息符号:同性恋、畸恋等现象不是作为它们本身而是作为一种象征着“时尚”的文化符号进入了这些少年的视野并为他们欣然接受——因为这些符号总是埋藏在“那种浪漫的纯真感情”之下并“得体地表现”出来,总是能够满足他们的“梦想、欲望与离奇幻想”(《圣传》等唯美作品是何其完美地解释了同性恋畸恋以及自恋并向“80后”传达了这些“时尚”符号)。而网络文学的写作形式又给了他们一个恰当的契机来自己创造这种幻想并在其中“自恋式地让自我而非他人感到满足”:“网络让虚拟世界中‘缺席’的身体得到了欲望叙事的充分弥补,潜意识本我中的

‘流氓兔’有了自由奔跑的豁口。这时候,面对网络的‘脱口秀’成了生命自恋的身体表达,许多网民从这里享受缺席表演的欲望快感……网络所张扬的消费意识形态在失去自律又无从他律后,其价值的可能性就这样被悬置在身体策略与生命自恋的狂欢话语中。”^[16]《幻城》中表露出来的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大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消解了自己对于终极人文关怀的追求,以致于自身陷入了一个尴尬的悖论。

4 拼贴:传统文化的断裂与消费时代文学艺术的文本形式特征

《幻城》在积极向古典美回归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难题,也即复归古典美这一层面上遭遇消费文化影响因而产生的功能悖论。表现在文本上,即对日本漫画、古龙小说以及西方魔幻小说的复制和拼贴。究其原因,一部分是作者的主观因素,而更主要的,是“80后作家”生长的文化环境带来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也就是“80后”们成长的童年时期,日本漫画和动画片正在以强劲的势头席卷中国少年儿童的文化世界。CLAMP的《圣传》、《X战记》、《东京巴比伦》等唯美主义作品虽非当时的主流,在国内也曾风行一时,至今仍拥有大量读者。对于一个生于1983年、看着日本动漫长大的少年来说,要构思一部奇幻题材的童话故事,绕开那个年代日本动漫留下的巨大成就和成就背后的阴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看到《幻城》一书中,出表了大量CLAMP作品的影子:人物的设置上有众多相似之处(卡素之于夜叉,樱空释之于阿修罗,蝶澈之于乾达婆王,星旧之于迦楼罗王,星轨之于孔雀……);许多情节也似曾相识(强者保护一个被预言将带来不幸的孩子,命运的转轮终于将这一强者碾碎——卡素保护樱空释,和夜叉保护阿修罗,都是如此;一对相爱的恋人,却在战争中不得不掩饰彼此的真情而代以狰狞对抗的面目,只有在死亡的一刹那才露出温柔的脸孔——皇柁与月神,以及俱摩罗天和迦罗,何其相似……);对于熟读CLAMP的人来说,就连很多小道具的设置都是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幻城》当中:比如阿修罗毁灭世界的红莲之火,象征着绝望、破碎,和不惜一切的爱;比如乾达婆王的竖琴和化为蝴蝶的音符;甚至纱罗等待罗刹回家时在黑夜中点的那一盏温暖的灯,还有那句来自《圣传》的经典台词:“请你自由地……”

出于相同的原因,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古龙小说的影响——西方护法一章中,关于“太子”、“乌鸦”、“凤凰”等凶杀故事的推理,包括整体叙事风格都呈现出鲜明的摹仿古龙武侠小说的倾向——它使得这一章节与整部作品的风格显得格格不入,看上去如同一个刺眼的补丁。事实上整部《幻城》中都散落着从上述各类作品中拆卸下来并机械复制的“碎片”——这一复制、拼贴的过程使本来充满真挚情感、叙事流畅宛转的故事因为众多大大小小的“补丁”而变得有些滑稽

和生涩起来——由支离破碎的文化“碎片”拼装起来的故事，在艺术上再难取得与读者更深程度的共鸣。

作为一部消费文化大环境熏陶下诞生的作品，《幻城》的这一缺陷是消费文化赋予的独特烙印。“消费逻辑被定义为符号操纵”，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要以一种本雅明所说的“语词的商品”进入消费市场，它必须遵循着“消费逻辑”的“符号编码规则”。^[17]由此不难看出，在消费主义时代，“独语”式的建立在私我经验基础上的表达形式，如独白话语和线性叙事模式，必须受到“交流”式的建立在公众经验基础上的表达方式，如开放模式和“拼贴”文本的挑战和扬弃。由此，以融会着都市时尚元素的多义性和话语拼贴的复合性为特征的“时尚拼贴”文本迅速生成并成为消费时代文学艺术的文本形式特征和“特号编码规则”。^[18]在这样的编码规则的指挥棒下，便深刻地显出“艺术”命运的尴尬——当年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所描述和追询的艺术存在形态问题，在“80后”的文化生存环境中已经成为严酷现实。《幻城》向这一倾向不自觉地靠拢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症候的深刻表现。它使得这一作品原有的积极精神大打折扣，尤其是拼贴大大消解了作品着意追求的古典美——以个体审美经验性、个体精神特殊性和个体话语表达的独异性为存在根基的文学艺术，在此沦为了从日本漫画、古龙小说中截取而来并机械复制和拼贴的“时代的赝品”。当原创性都被消解了之后，古典美等附着元素也随之黯然失色。

然而即使是从另一角度看来，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理由去指责《幻城》对于前人的“抄袭”，因为对于“80后”们来说，向古典美的回归的确是一次过于艰难的历险——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断裂切断了他们与传统母体相连的脐带，当代教育制度（包括学校、家庭以及社会）尤其是高考指挥棒下的学习模式榨干了他们向世界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化汲取营养的时间和空间，剩下的除了本身就以对“范文”的“复制”和各种要素“拼贴”为特征的考场作文之外，就只有以动画片、武侠小说、流行歌曲、电视剧和各类时尚杂志为代表的消费文化了。——文化的断裂与艺术资源的贫乏导致这条背离消费文化而向古典美的回归之路长久地停留在只能望洋兴叹的阶段，甚至不得不转而求助于消费文化本身作为渡水之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幻城》也呈现出了作为消费文化产物本身的先天不足，从而陷入了尴尬的悖论。

为抗拒时下文坛或走先锋路线或与消费文化合谋的倾向，诞生于消费文化下的《幻城》选取了重拾终极人文关怀和向古典美回归的姿态，决定了其文学优势与局限同在。《幻城》以其充满人文关怀的思辨性力量超越了现代人性诉求缺失的文坛流弊，又以向古典美复归的积极努力和成绩，对时下乏味暗淡、受控于消费文化的文坛作了一次反叛和对抗。但是由于自身深深植根于消费文化的土壤中，《幻城》体现了消费主义时代产物特有的自恋意识和复制、拼贴等特征。